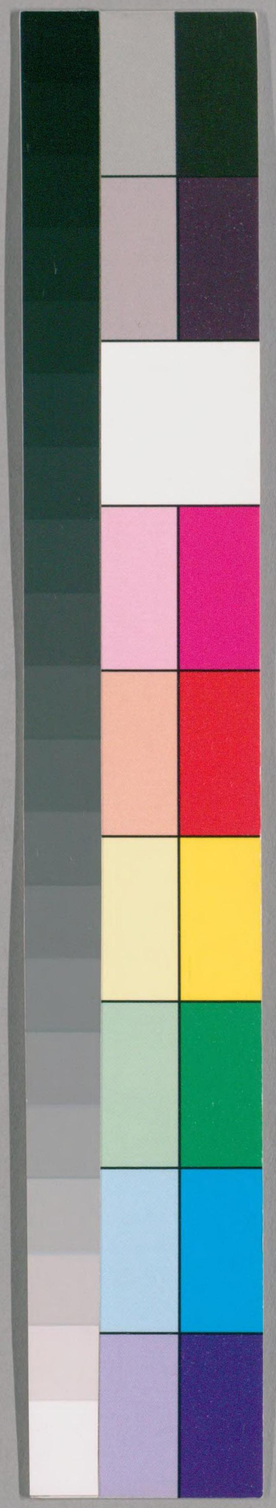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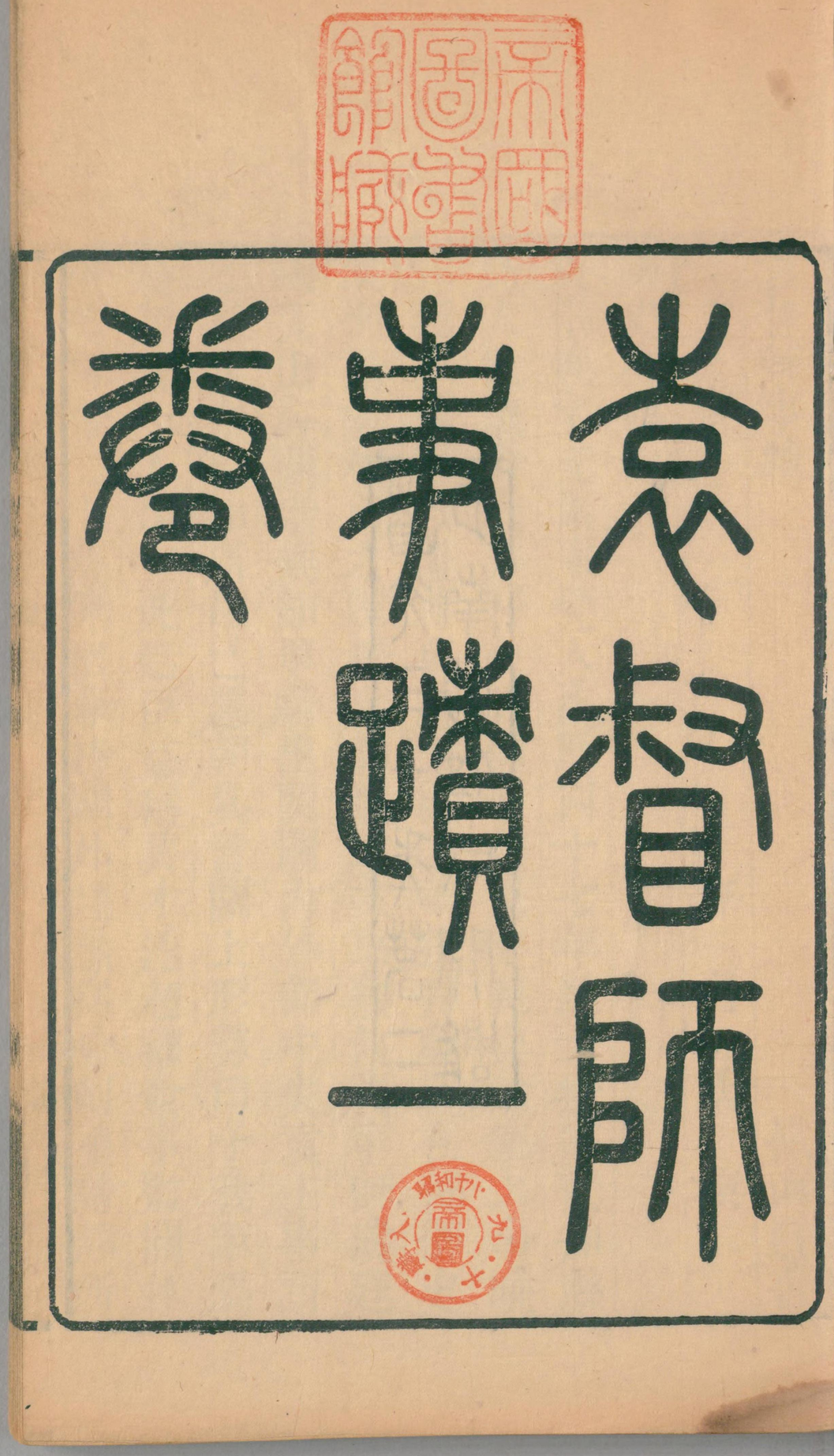
847
23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哀督師事蹟一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道光三十年春二月南海伍氏開雕

袁督師事蹟

嶺南遺書

無名氏撰

明史本傳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爲人慷慨負膽畧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扼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天啟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剌愼諸部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847
236

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畧王在晉令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遊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衞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卽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在晉深倚重之題爲寧前兵備僉事然崇煥薄在晉無遠畧不盡遵其令及在晉議築重城八里鋪崇煥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謀於總督王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帑部護軍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駁重城議集將吏謀所守閣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承宗鎮關門益倚崇煥崇煥內拊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崇煥嘗核虛伍立斬一校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謝其果於用法類此三年九月承宗決守寧遠僉事萬有孚劉詔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迄工遂爲關外重鎮桂艮將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爲盡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遭父憂奪情視
事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軍萬二
千東巡廣寧謁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
岔河而還尋以五防敘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
之東巡也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爲時未可乃止
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
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自是寧遠且爲內地開疆復二
百里十月承宗罷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
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啟倧上書崇
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旣安之民庶
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

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
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
他慮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
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
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
而死亡載道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遂乞終制
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我
大清知經畧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
抵寧遠崇煥聞卽偕大將祖大壽副將左輔朱海參將大壽守
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寧崇煥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
爲之下拜將士感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

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通判啟倧具守卒食辟道
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
悉斬人心始定明日
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
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解而啟倧亦以
然礮死啟倧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
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衆
心死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初中朝聞警兵部尚
書王之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經畧第總兵麒竝擁
兵關上不救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
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將桂等進秩有差我

大清初解圍分兵數萬畧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民
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鎮關門大反承宗
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若偏裨麒至見侮其卒
至是坐失援第麒並視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趙率教代
麒我
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
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魏忠賢遣其黨劉
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納敘功加兵部右侍郎
賚銀幣世廕錦衣千戶崇煥既解圍志漸抒與桂不協請
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崇煥以王之臣奏留桂又與不協中
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崇煥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慮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閒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讐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其冬崇煥偕應坤用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第所棄舊土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陰錦衣崇煥進所陰爲指揮僉事崇煥遂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

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先是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我大清兵將討朝鮮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大清所服諸將乃還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

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率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

大清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率遠崇煥與中官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

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桂率教功爲多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遂乞休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爲所喜七月遂允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及敘功文武增秩賜廕者數百人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廕忠賢亦不許未幾熹宗崩莊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畧對曰方畧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桂尚方劒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餼而出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搆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擇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閒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奬勵一方乃靖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剌愼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敘春秋兩防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廕錦衣千戶崇煥始受事卽欲誅毛文龍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襲殺

大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劒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卽抵

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啟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犄角之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河攻城南爲大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

大清兵征朝鮮并規剿文龍三月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時

大清惡文龍躡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畧往輒敗衂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尚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疏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遂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只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
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
辨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曰爾
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
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
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
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
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
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
悉冒已姓副將已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
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强取民間子女

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
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
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
爲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
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
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
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廕足酬
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
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
臣遂取尚方劒斬之帳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
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無一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動者於是命棺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遊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尚方劒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卽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至有叛去者崇煥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奬之文龍既死甫踰三月我

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聞卽督大壽可剛等入衛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

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率教戰歿遵化三屯營
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自盡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門
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崇煥
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
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
而崇煥前聞變卽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騶遭
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
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
大清設閒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
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
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卽擁兵叛歸大壽嘗有罪孫承
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救解大壽以故德崇煥懼并
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方崇煥在
朝嘗與大學士錢龍錫語微及欲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
成和議龍錫嘗移書止之龍錫故主定逆案魏忠賢遺黨
王永光高捷袁宏勳史蓀輩謀興大獄爲逆黨報讐見崇
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
力攻蓀宏勳繼之必欲并誅龍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
亦論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
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冤之崇煥旣縛大壽濱
而去武經畧滿桂以趣戰急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大清兵戰竟死去縛崇煥時甫半月初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白冤疏

錢家修

兵科給事臣錢家修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斬奠緣奸佞賣國賊臣以保忠良以昭聖德事臣浙江秀水人也崇禎元年因巨奸魏忠賢混濁朝綱包藏不軌臣於此時以一介草茅跧伏圭竇猶自奮激於中誓不與仰同日月遂以貢生陳誅逆黨自知才識迂疎有干聖聽罪不容誅蒙聖德廣覆如天寬臣萬死已爲望外今年春復起臣職則臣已往之身皆皇上再生之身臣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官也夫一飯之德匹夫思報況臣於皇上者乎且臣官居言路以糾劾爲職目今兆塞不靖當事諸臣莫不以殷殷征伐貽慮然臣思强敵外扛戰守可以自由奸臣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閫提防難於鞏固故臣謂誅賊臣爲今日第一急務乃內賊最未有如少卿原抱奇都御史姚宗文其人者夫原抱奇之狡猾御史黃憲卿嘗劾之宗文結爲腹心大相援護卽如己己京察宗文卽以逆黨奪職有吏部原卷風字一萬九千六百四十號可証奈何一二年間冒陞今職何人外推何人廷薦此皆抱奇平昔鑽刺之功故此挪移作弊也至於前兵部袁崇煥義氣貫天忠心捧日抱奇旣不能動一矢石猶碌碌立朝已慚尸位乃復摭拾浮言思圖小怨搆陷干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當日謂不斬抱奇臣不瞑目今請就其誣陷崇煥者言之方天啟年間諸陽失衛山海孤寒當此時誰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顧獨崇煥以入閩小吏報效而東履歷風霜備嘗險阻上無父母下乏妻孥夜靜胡笳征人淚落煥獨何心而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難有不得不然者耳今奇等謂煥果有異心則何不起於當年而在今日也此煥之冤一錦州之捷初襲錦衣次廕中書朝廷報功常典也崇煥三辭始受今奇等謂煥子弟冒濫黃蓋五十餘人臣不知所濫何官所冒何職此煥之冤二都督毛文龍鎮守朝鮮耗兵虧餉兼之私通出塞陽修陰誘罪本不赦今奇等謂其忌功故殺致外敵乘機內入然當日毛文龍反迹副都御史朱童蒙已力言之假令不殺文龍以伺消息相通奸生日久天下事尚忍言哉此煥之冤三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獲奸細劉文瑞等

七人面語口稱煥附書與伊通敵原抱奇姚宗文即宣於朝謂煥搆通爲禍志不在小次日皇上命諸大臣會鞫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隨班末不謂就日辰刻文瑞七人走矣嗟嗟錦衣何地奸細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飛耶總欲殺一崇煥故不惜互爲陷阱即此一事已見宗文力可偷天者也此煥之冤四身居大將未嘗爲子弟求乞一官臣查袁崇煥自握兵以來第宅蕭然衣食如故猶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貧扶弱所在有聲今奇等謂動造聖旨白晝殺人非獨所在駭聞長安士庶無不願以百口相保者也此煥之冤五臣思曹谷爲御史時嘗對臣言煥得大將風士卒同甘苦皇上前日逮煥下獄時祖大壽統兵二十餘萬奮激欲叛何之璧率家四十餘口詣闕代監今奇等謂減耗軍糧擅撻兵將臣不知何以得此人心也此煥之冤六大抵宗文與抱奇表裏爲奸糊塗作弊抱奇不識一丁不足惜矣獨是宗文少養於鄉長舉於學壯餼於官何啻費中人數千金之產一旦驟登顯秩即此成風結交奸士謀陷忠良鴞鳴平旦之良心宗文泯滅殆盡矣臣與宗文誼同桑梓情切隣居臣雖木石爲心豈獨不知愛惜體面但一片愚忠不敢自蔽即令臣父如此臣必諍之臣子如此臣必斬之況宗文乎宗文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抱奇挖運營官見臣此疏恨臣必切臣死萬萬無可容矣雖折檻碎衣固臣志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超釋袁崇煥照資拔用將臣寸斬以謝宗
文將宗文寸斬以謝天下則臣幸甚社稷幸甚
奉旨批覽卿奏具見忠愛袁崇煥鞫問明白卽著前去邊
塞立功另議擢用姚宗文原抱奇已先有旨了

程本直 更生

白冤疏

爲督師蒙不白之冤微臣甘同誅之罪伏祈皇上駢斬臣
頭以勵忠臣以成義士事竊惟忠無不信誠不見疑過聽
斯言實爲禍本寧獨昔鄒陽寒心於梁獄哉卽如今日皇
上特鑒袁崇煥錦寧戰守兩次殊功起之田間付以遼事
皇上任崇煥者千古無兩崇煥仰感信任之恩特達之遇
矢心誓日有死無生以期報皇上者亦千古無兩當茲兵
氛孔棘危急萬分羣疑沸起會毋投杼此臣高目痛心不
得不仰皇上痛哭而流涕也夫以千里赴援飡霜宿露萬
兵百將苦死無言而且忍餒茹疲背城血戰則崇煥之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出崇煥所料脫令薊鎮豫爲戒嚴堡堡錦州城城寧遠敵亦安得深入若爾而大城小堡望風投降遵撫不能一日守城遂致於斯則何得謂崇煥之坐守遼東任其入薊也至若崇煥自十月二十八日一聞薊警卽檄調諸遼將兵赴急西援躬統馬步二萬有奇逐路置防逐城設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計圖背捍神京面拒敵衆十二日卽發前撥堵截於馬昇橋十三日敵乃盡撤遵營橫剳於薊之東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嶇兩兵對壘相持半日不意宵遯而西則安得謂崇煥住剳薊州縱其入京乎若夫諸路援兵豈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練習器不堅利望敵卽逃徒寒軍心故分之則可以壯聲援合之未

跡與諸將之用命亦概可知矣皇上一旦執崇煥而付之理將將之微權固有神武不測而訛言流布種種猜疑其巷議街談不堪入耳者臣不必爲崇煥辨惟是有謂其坐守遼東任敵越薊者有謂其往剳薊州縱敵入京者有謂其散遣援兵不令堵截者有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此皆未以崇煥之入衛與諸將之血戰一詳而按之耳臣從崇煥展轉行間情形悉備請得冒萬死爲皇上陳之以待斧鉞之誅可也蓋崇煥自任復遼殫精拮据甫及期年錦寧一帶壁壘改觀正擬器械馬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惟慮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發部著議疏固猶在御前也乃敵今日果自遵化突入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必可以作敵愾也況乎回尤世威於昌平陵寢鞏固退俟
世祿於三河薊有後應京營素不習練易爲搖撼以滿桂
邊兵據護京城萬萬可保無虞此崇煥千迴萬轉之苦心
也以之罪崇煥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至謂其逗遛
城下不肯盡力者尤爲可痛痛自敵人逸薊入京崇煥心
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外方
幸敵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馬疲敝請休息城中未蒙
俞允出營廣渠門外兩相鏖戰崇煥躬擐甲冑以督後勁
自辰至申轉戰十餘里衝突十餘合竟至運河血戰殊勞
邊事以來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
廣渠門而攻左安門亦時有殺傷惟是由薊趨京兩晝夜
疾行三百里隨行營僅得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進以故
專俟步兵調到隨地安營然後盡力死戰初二初三計程
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對崇煥奉有挈禁之旨矣
時未旬日經戰兩陣逼遛乎非逼遛乎可不問而明矣總
之崇煥恃恩太過任事太煩而抱心太熱平日任勞任怨
既所不辭今日來謗來疑宜其自取獨念崇煥就執將士
驚惶徹夜號啼莫知所處而城頭炮石亂打多兵罵詈之
言駭人聞聽遂以萬餘精銳一潰而散夫此關牢數萬之
衆實皇上竭天下之物力養之千日用之一朝者也今日
因羣疑而執崇煥執崇煥而輕棄數萬習戰敢死屢用屢
效之精銳遂使敵騎縱橫今日陷良鄉明日陷安固雖援

兵雲集誰復抗之此非羣疑之誤中實敵閒之密成亦非
崇煥之蒙冤實天之不悔禍也臣故不避斧鉞灑血泣陳
萬懇皇上天恩一垂羣疑自解俾崇煥出而收集諸遼兵
將如侯世祿張鴻功之例戴罪立功諸遼將之於崇煥恩
信相結骨肉弗踰當必抱崇煥之冤發崇煥之憤感荷聖
恩踴躍同袍事平然後執三尺法以定其功罪崇煥雖死
目瞑心甘不然終疑莫釋天威難霽則崇煥一出遼東此
身首不擬付之沙場即擬付之法市爭早晚不爭死生崇
煥籌之稔矣惟是臣於崇煥門生也生平意氣豪傑相許
崇煥冤死義不獨生伏乞皇上駢收臣於獄俾與崇煥駢
斬於市崇煥爲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爲義氣綱常士不
失義臣與崇煥雖蒙冤地下含笑有餘榮矣況夫流言四
布人各自危凡在崇煥之門者竄匿殆盡臣獨束身就戮
哀籲昊天實爲事至今日非遼兵無能遏其勢非崇煥無
能用遼兵萬萬從國家生靈起見非從崇煥起見也臣無
任惶慄待命之至

漩聲紀

程更生

漩聲

大江之涯其石橫出鬬水使怒曰磯爲磯之處其下有迴流焉曰漩舟楫弗戒匪觸於磯卽汨於漩與其汨於漩也寧觸於磯觸於磯猶可極也汨於漩不可拔也杜工部曰最能行搬漩悄憤無險阻吾烏得此最能者與之操舟楫而遊者哉其將問之水濱

客有執磯聲而叩予者曰子胡不通於時論若是也甚矣子之爲袁崇煥辨也予曰通也不通也無論也然而實語也非虛語也客曰所謂不通也以子之語虛也非實也曰何居乎余言之虛也客曰袁崇煥固儼然督師也固居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自任以復遼者也遼不能復而顧使敵直入薊門且京師也而子謂非崇煥縱敵也非其罪也不通也虛也曰客未覩夫所謂遼與薊者也遼之有督亦猶乎薊之有督也崇煥遼督也敵之來也從三岔過河從山海入關崇煥其奚辭罪也然而敵之來也入大安過龍井破遵陽也薊之與遼相去千餘里敵走薊而遼督是罪也薊之督也撫也鎮與道也何所從事也且也崇煥之疏曰薊門單弱敵所竊窺臣身在遼遼無足慮嚴飭薊督峻防固禦爲今日急著此固言之於敵未入半年前也一疏不得繼以再疏乃旨下部科著議兩疏迄今猶可覆按也言於半年前而敵來於半年後罪也非罪也使薊之所以守薊也亦猶乎遼之所以守遼也何至使敵入無人之國也客曰子胡意之陂而詞之遊也豈朝廷舉如許兵馬費如許金錢而授之崇煥僅得其守遼東一塊土也曰遼有兵馬薊有兵馬也遼兵遼馬費朝廷金錢薊兵薊馬亦費朝廷金錢也第使薊之訓兵者練馬者亦猶夫遼之訓兵練馬者也則薊之所以守薊者何至不能猶夫遼之所以守遼也而使敵入無人之國乎今夫家之禦盜者有勇僕者也毅然曰但阻其旁趨而岐逸者也彼衝突者我獨當之也乃盜舍其當衝突者而趨且逸於旁與岐者也吾未見旁與岐者之能藉口於衝突自當者之不力也然則崇煥固獨當衝突者也安能代旁岐而任咎也客曰子不知夫予言之恕也深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者謂崇煥款敵者也非禦敵者也揣款之不可得冀以城下一盟結五年之局也敵之來崇煥來之也曰噫嘻爲斯言者客也天下也客爲斯言客愚也天下愚也而崇煥之愚不至此也城下之盟列國事也否則亦宋眞宗事也今中國何如國而皇上何如主也無論要以求盟必不得卽要之而盟得也款成也敵退也崇煥將安歸也果若是也崇煥之爲敵謀而不知爲己謀也愚不至此也不但此也崇煥自任復遼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僅期也復遼而不以兵也馬也則己也復遼而必以兵與馬也遼之兵業何如兵遼之馬業何如馬也卽敵之避遼而趨薊也復避薊而趨京也敵之畏遼之兵之馬也昭然也浸假而進乎五年也其兵其馬當復何如也復遼而不以兵馬則已也復遼而亦以兵馬也崇煥不必若是其亟亟也然而款敵正不必爲崇煥諱也崇煥之言曰敵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蓋兵機也非形也形可得而言機不得而言也形常然而機忽然也故有形已然也而機未必其然也用機者莫善於用閒也用閒者莫善於用反閒也款者形也所以款者機也敵之欲款者閒也我因敵款而款之者反閒也故款可言也所以款者不可言也何也款之爲言緩也所以緩彼而急我也謂款之有害於兵也愚也客曰姑舍是敵之欲走薊門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龍牽制之也文龍殺而牽制廢而敵乃得逞焉於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也何曰非崇煥罪也曰時之遇也數合也而謂毛文龍之故也非也敵固曾攻寧遠於丙寅也敵固曾圍錦州於丁卯也藉非崇煥死戰死守敵不逮已已而始縱橫於神京之下也而文龍當日固居然島上帥也未聞其提一旅渡一騎以牽制之使不來也烏在今日必其能牽制之而使不來也客亦聞夫年來國中所議文龍乎否也曰虛兵也曰冒餉也曰假俘假捷以騙功騙賞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長也曰一跋扈將軍也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人也辱白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是故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皇上欣然聖諭煌煌然也其有一二不合者私也匪公也及夫敵來適其時也囂然而起曰臣言不幸至今日而中也殺崇煥以報文龍也其私言者私其公言者亦忘焉其非公也于是乎爲文龍訟冤者有之矣復官者請卹者紛紛也猶幸皇上之聖而明也一則曰文龍有應得之罪也再則曰不得藉口於崇煥也是文龍之殺文龍之罪也而非崇煥罪也客曰是故惡夫佞者曰非敢爲佞也子不得已也曰信如子言袁崇煥非特無罪也且有功也曰據崇煥今日不能無罪按崇煥平日未嘗無功也客亦知敵人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也否也曰未也曰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

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也否也曰然也曰然則謂崇煥無功於平日也不可也而猶未也今日灤之復遵之復永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遼兵遼馬其來久也試以平日論自崇煥未涖遼以前遼亦有是兵也有是馬也否也然則按崇煥于今日猶未嘗無功也客曰諸路援兵難于調集幸其調而集也崇煥散遣之以致敵從而越薊入京也此則崇煥之罪也曰謂敵越薊入京崇煥罪也誠然也謂散遣援兵而崇煥罪也非然也何也薊州三里之城也其民不知兵者也有遼之馬步萬餘也又有總兵曹鳴雷之馬步三千也薊民雖逃猶强半於其城也集兵而處業囂然也復益之兵則不必戰敵而先自亂也且薊孤縣也四外無援者也退侯世祿於三河去薊六十里也欲其駐三河以爲薊聲援也而不虞三河之不入世祿兵也三河不入世祿兵而世祿之兵於是乎頹然西潰也頹然西潰於是乎不獨違節制而失聲援且喪紀律而肆剽掠也畿之東西於是乎不暇擇而概曰援兵剽掠也更誤援以袁而曰剽掠者皆督師兵也皆曰爭得督師而嚙其肉噉其骨也由是也至若尤世威昌鎮也陵寢重地所賴以安之者也調世威以援薊其如陵寢何也崇煥之所以遣之而回鎮也由是也而且尤兵侯兵也具名也占數也無實用也不可以見敵也驅不可以見敵之兵而速之敗則雖有可以見敵者亦將因而寒心也奪

氣也留之不如其遣之也若夫滿桂之遣也桂善逃者也非善戰者也曩者錦寧之役其左券也然桂兵則差勝於諸路也令其踞都城而陣懼京營之兵易搖撼也所以壯根本安人心也此崇煥之苦心也周慮也而謂其罪也非吾所能知也客曰人皆謂據崇煥于今日不能無罪也其罪安居也曰崇煥之罪在崇煥駐薊而使敵得越薊而入京也方督兵到薊也有疏曰臣兵幸而詣薊也而今而後斷不使敵過薊西一步也臣之罪也乃終不能不使敵過薊西一步也客曰然則崇煥之死宜也曰宜也曰崇煥宜死而子復爲呶呶不置何也曰崇煥而死於失機也宜也崇煥而死於逆叛也非宜也予之呶呶不置爲其叛死也非逆死也昔予有言曰今只請釋崇煥以收遼兵事平之後定其功罪未晚也語具磯聲中也而且議功之典國典也使過之法軍法也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巖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闢之也一城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里而逃棄城于數千里而遯敢與敵人畫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遯者舍崇煥其誰屬也崇煥之功未必不可議也若夫崇煥之過又未始不可使也崇煥蓋愛克厥威者也崇煥蓋輕於料敵者也愛克威故不營兵於野而幕兵於城也敵乃得越薊而西也然而敵能避崇煥之堅於薊也而不能知崇煥乘其瑕於

潞也敵能反客爲主而不能反主爲客也而不能知崇煥反主爲主而反客爲客也蓋敵方乘崇煥之不能得以潛越薊西蟠踞於潞中斷京師與崇煥首尾不相應崇煥兵雖强勢不能縮地而顧京師一面結營困潞一面張勢撼京敵謂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煥之舍薊而躡其後也不知崇煥且舍潞而繞其外也不知崇煥業據京而出其前也是故高密店之遇偵也詫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降也是故廣渠門之大戰也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也於是乎魂銷也於是乎膽落也於是乎不復逼京師而惟出沒於海子采園之間以觀我動靜也使寬以數日崇煥不待步兵後到吾知其可不勞我兵而力遞也寧獨

良鄉固安可保無虞也卽永平灤州何至受其蹂躪若此慘也而何天之不悔禍以故曰崇煥之過未始不可使也而崇煥今日迺何如也身淩遲也家籍沒也後嗣絕也妻孥兄弟以及七旬之母數齡之女方遊魂於浙水之上也復齎魂於黔山之間也今且或死或生於八閩之外而莫可問也而謂崇煥果何如也客不覺潸然淚之盈襟懨然聲之填咽也不復相詰黯然而退　客退之明日復起而進曰甚矣子言之亂吾寐也吾不復爲袁公求也然而袁公何修而得此于子也曰袁公非能得予者也客曰曷爲其死之也曰公而弗予見也袁公非得予者也客曰曷爲其死之也曰杜腐叔之事莒敖公也自以爲不知己而去之莒敖公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難柱厲叔往死焉曰公固不知我也今我死之是果不知
我也今日之事古之人有行之者柱厲叔是也客曰以子
之才與子之行獨不能少俯焉以就世用也而顧爲不知
己者死也爲人則善也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曰是謀非
客所能知也無已則壬申之秋將赴西市蘭輯諸稿而自
爲之序詹詹數言意爲頗悉客不憚煩請縷絮之也其言
曰十載長安三年蠶室一影之外餘爾數藤今夕何夕尚
堪爾偃然據予倣篦中哉古人曰顧此七尺之軀終成一
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然則今日行將以七尺軀作
數藤題目也大題小做其咎問誰在宋高帝之責吏部曰
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郎那得不作賊耶武天后之謂
駱賓王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過也嗟夫人
至佐叛助逆尚使人主爲之嗽歔惋惜乃知世間但有昧
目瞞心之尚書宰相斷無有不憐才愛士之帝王賓王非
叛恐終不得知於武后熙先非反恐莫能申歎於宋帝耳
雖謂一檄爲賓王之應制詩徐將軍爲孔熙先之薦舉主
可也然則數十年後覽茲數藤當必有愕然瞿然者曰安
得起本直於地下而爲之執鞭若夫今日生死則未可必
此則予稿序也客以爲何如也雖然士死于知已千古爲
難不知已者而可死之也攘攘世宙莫非死所而獨爲袁
公也固自復寥寥也何也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
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唯其癡故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世所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爲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猶憶其自言曰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爲子妻孥不得以爲夫手足不得以爲兄弟交遊不得以爲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命之徒也可也噫聆斯言也而不爲之惻乎其心者其人未必有心也卽今聖明在上宵旰撫髀無非思得一眞心實意之人任此社稷封疆之事予則謂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裏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雖然死則死也竊有願也願余棄市之後復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子屍首并袁公遺骨合而葬之題其上曰一對癡心人兩條潑膽漢九原之下目爲瞑也客曰竊更有可疑於袁公也固有所疑于子之前言也請得進而與子一剖而決之也袁公負都城而營也半月所也曾未聞其出一騎加一矢於敵也通國咂之也而子謂其廣渠之大戰也胡爲乎其言之也曰噫袁公正復多此一戰也此袁公之所以爲袁公也蓋兵也者惟其不敗也非以求勝也故戰也者鬬力事也非兵法之上言者況乎不諗彼已不辨袁銳不問堅瑕惑於人言迫於君命而輕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戰以塞之也此而勝焉倖也倖而勝古人謂甚於敗也若敵人懸兵深入我地彼利在速戰也我利在重持也不必深於兵皆能知之也胡爲乎以不戰疑袁公也胡爲乎以廣渠之戰疑子言也然而廣渠之戰客無予之問也客其問諸廣渠門外東便門外以及通惠河兩岸之居民或能言之也客其問諸韋公祠之僧衆曰天林者曰梵林者以及當日分守廣渠之太監郝曰隱儒者亦或能言之也客無予之問也余則曰袁公正復多此一戰也袁公之所以爲袁公也何也惑於人言迫於君命而輕一戰以塞之也倖而勝古人謂甚於敗者也客曰由子所言今而後知任事之人之難也曰任事之人難也執任事之人而殺之尤難也殺任事者謂其償事也殺之亦必其後之者果足以勝其所殺之者而後可也如不問其後之何若也而但絕之以快一朝也將殺者不可再生也而人實其難得也行見任事者一人不如一人也償事者一日甚於一日也誅之不可勝誅不誅何以服誅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其初曰不過殺一以懲百孰知其究也殺一以廢百者也天下事不可復問也且封疆之事大事也封疆之任重任也愛封疆者自當愛及封疆之人也是故嚴刑峻罰加於他焉者猶可言也嚴刑峻罰而加於封疆之人焉不可言也今夫擔夫之肩重也即或一蹶焉一顛焉將必扶持之慰勞之以寬其繩約則可也蹶焉顛焉而必詬辱

之鞭撻之不啻也勢必將一仆而不復起焉則已也於此而求一人焉易之也其勢未免救痛防災之不暇也甚且曰烏得坐而致此于千里也庶免夫蹶焉顛焉以無致于詬辱之與鞭撻也世烏得夫坐而致千里也者其勢又將一仆人焉而不復則已也東漢王允曰宋人有御馬不進拔劒剄而棄之溝中又駕一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若是者三以之威馬至也然非王良造父之法也故曰任事之人難也殺任事之人尤難也況乎今日所以殺任事之人也又未必殺其所殺之人也客乃瞪目咂舌罔俟予詞之畢而去

今上崇禎二年己巳冬十月敵由大安破遵化十一月圍京城先是督師袁崇煥有疏謂臣在寧遠敵必不得越關而西薊門單弱宜宿重兵不聽至是果如其言煥自遼趨薊入援朝議罪其逗遛十二月朔詔入城下之獄輔臣温體仁毛文龍鄉人也銜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適樞臣梁廷棟會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事煥由是得罪時有官在圍城之中思旦夕解圍咎煥不即戰而中官勳戚有莊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躪咸謂煥玩兵養敵流言日布加以叛逆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寧遠丙寅之役首主棄城爲煥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掠近郊皆僞稱袁兵以鼓衆怨後因敗入甕城浸潤中官乘機譖之上遂不能無疑焉然煥自薊趨京兩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馬兵纔九千人廣渠門一戰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諸廷臣持煥者十之七時以所坐甚大且憚於體仁與棟而心憫其冤者十之七時以所坐甚大且憚於體仁與棟未敢救石祠時任職方獨發憤對衆曰奈何使功高勞苦之臣蒙不白之冤乎因往見廷棟曰兵臨城下而自壞萬里長城豈計乎棟曰此上意也石祠曰煥非惟無罪實有大功今日圍城中舍此誰堪禦敵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倒衡若此公宜率合部爭之棟曰人皆言煥畜逆祠曰兵由薊入煥自遼來聞報入援誓死力戰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謀也棟曰煥殺文龍與王遵撫非逆耶祠曰煥斬文龍是已王遵撫死於敵者而謂煥殺之何以掩天下人之口乎棟時聲色俱厲曰久知有書與煥令殺御史中丞煥常銘之座右遵撫之死煥特假手於敵耳石祠曰書信有之然在斬文龍之後中引李臨淮斬崔衆事所云今斬御史若拜中丞即斬中丞拜宰相即斬宰相益唐書中語特借以稱煥耳若遵撫爲煥所假手則宰相一言又何所指且此言何可爲煥罪叛逆當坐於某棟不懌而退次日初二石祠又往見棟曰敵勢甚熾遼兵無主不敗即潰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煥以繫軍心責之驅逐出境自贖既可以奪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遼左之兵公爲國大

臣當從國家起見也棟曰遼兵有祖大壽在豈遂潰哉石祐曰烏有巢傾鳥覆而雛能獨存者乎大壽武人決不從廷尉望山頭矣棟時以其語聞之朝房輔臣周延儒問曰公慮祖大壽反耶石祐曰然儒曰遲速石祐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祐曰煥始就獄壽初意其必釋今日則庶幾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則知上意眞不可回而廷議果欲殺煥矣壽與煥功罪惟均者也煥執而壽能已耶不反何待儒默頭曰奈何體仁曰不然壽若與煥謀卽合敵耳否則必殺敵反將安之次日棟見石祐於朝房曰壽幸未反石祐曰言而不中國家之福也是日壽反矣果率所部逃出關外報入棟懼甚至石祐私寓曰壽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眞神人也棟去客曰大司馬心折公矣石祐曰是欲貽構我耳初四早棟以壽反奏且言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見乞詔問之蒙上詔對因奏曰壽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煥而懼罪耳欲召壽還非得崇煥手書不可上因讓棟曰爾部運籌何事動輒張皇事有可行宜急圖無緩棟就出煥石祐曰不可旨意未明獄中何地而冒昧行之也延儒曰若何石祐曰須再請明旨方可乃復入奏上遣大璫出諭曰事急矣當行卽行尙待甚麼旨石祐曰此卽明旨矣公等見督師善言之時閣部九卿皆往獄所道意煥曰壽所以聽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豈尙能得之於壽哉衆人開譬百端終不可且言未奉明詔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敢以縲臣與國事石砫因大言謂崇煥曰公孤忠請組隻手擎遼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義而諒公之心臣子之義生殺惟君苟利於國不惜髮膚且死於敵與死於法孰得耶明旨雖未及公業已示意公其圖焉煥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蠟書語極誠懇至則壽去錦州一日矣馳騎追及卽遙道來意軍有教放箭者騎云奉督師命來非追兵也壽命立馬待之騎出書壽下馬捧泣一軍盡哭然殊未有還意壽母在軍中時年八十餘矣問衆何爲壽告以故母曰所以致此爲失督師耳今未死爾何不立功爲贖後從主上乞督師命耶軍中皆踴躍卽日回兵入關收復永平遵化一帶地方上初甚疑煥及聞所復地方皆遼兵之力復欲用煥於遼又有守遼非蠻子不可之語頗聞外廷仁與棟大懼遂借殺毛文龍市米二事爲煥資敵私通反迹復援遼將謝尚政餌以節鉞令揭証煥棟再疏持之體仁前後五疏力請殺煥凡諸爲煥者皆罪斥削御史羅萬爵官以其爲煥申辯不証叛逆也下輔臣錢龍錫布衣程更生於獄論死龍錫會與煥議殺毛文龍更生則疏救煥者御史毛羽健會有疏難煥五年方畧謂與款敵謀亦謫戍去舊額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皆入權宦橐中自煥斬文龍盡失其賂僉與體仁棟合謀傾煥交致其罪坐以大逆夷三族輔臣周延儒成基命冢宰王永光各疏救不報總兵祖大壽以官階贖蔭請贖亦

不允會審之日風霾晝閉白日無光聞者莫不傷之棟等復造爲飛語流布內外傳入禁中達之天聽以甚其罪在廷多心知其冤然見龍錫等相繼罪譴無敢言者石祠往見廷棟曰公作此已甚獨不爲身後計耶某一任司官凡六易尙書矣前此者非成則斥無有能免公善爲之且今之所執爲崇煥罪者叛逆也擅主和議也而所執以名叛者曰殺文龍以去敵之所忌也夫文龍有應得之罪明旨業已言之是煥殺文龍未嘗不是使煥當日能斬龍又能使薊門無警豈尙有題目也哉惟其不然以至有此公今日斬煥而不能禁疆場之無事吾恐異日又將以煥爲題目也棟色動言諸體仁得末減以庚午年八月十六日棄市家口在遼者徙流浙復改黜在籍者流閩罪止妻子女及同生兄弟餘俱免自煥下獄關外將吏士民日詣督輔孫承宗號哭代雪孫知內旨已定不敢上請後棟以貪敗上震怒下所司勘議辭連遼將謝尙政仁一力調護止奪職回籍中有罪督一事能破情面等語仁所票擬也先是督師部下遼將鄉人謝尙政誣揭主將督師又餽銀二千於廷棟謀陞閫鎭後爲水道長參論事敗仁蓋知公議難掩而卸之於棟石祠後任山東巡撫會餉乏兵變不過罰俸仁憾其爲煥不平恐後雪煥事遂謫戍電白乙亥春至戍所晤煥弟崇煜將所彙煥前後章疏十本付煜藏之蓋自爲督師至下獄時所上職方副本也中俱有督師鈐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關防石祠既還其疏并爲識其得罪本末於疏後昔宋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滅其得罪大畧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孫珂能白其冤而督師竟允絶聖世誰復爲金陀粹編者可歎也異日者使余言而有徵也其在煜之子也夫石頭布衲記

遺文

天啟二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畧疏

兵部職方司主事袁崇煥爲仰荷聖主殊恩願竭小臣緜力謹列切急事宜以圖報稱事臣仍下秩也兩年作令卽拔之區屬分以邇崖矣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此前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原以兵部主事卽日辭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取於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恥趁今光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之封疆早一日修一日之戰守但事雖遙度勢不預圖惟偕視行邊二尚書商度戰守事事守到處處親躬必不令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務

容臣陸續上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僱騾車立刻發去置屯立營堡諸料如木竹蘆席秫稭鍬鋤到部即必用者但關上無餘物不得不借討於別地如竹木莫多於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委收買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汰練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銳卒勢必不可用廣兵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也蒙部覆催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北城急著但恐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還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則必須船又當及時早計須照廣船模樣方可以禦銃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於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爲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南海守泊防禦敵人倘以舟師來攻臣督此三千之卒殲之海上有餘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又不可少臣藉已屬西江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即來京令其罄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并臣結納之武舉謝尚政洪安瀾湛濯之俟題中出原任典史洪錫朋毛允昌把總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勇謀智力或調兵或招新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脈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諉一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糧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明白開造以便計發至廣西之狼兵雄於天下衝鋒陷陣恬

不畏死須於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二千狼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每名六兩可到京亦應動何項錢糧令土官選練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任薊鎮督糧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甚厚可假一策職往催調本官見署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逃而囂也臣與臣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囂林翔鳳任其咎其招之練之督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葢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命於衆兵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官薊俱以廉謹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疆場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器械之整齊隊伍之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即斬臣行軍之前以爲輕事者之戒伏乞皇上敕下部再覆立賜施行以不耽時日此東事最急第一著臣所以報皇上知遇焉敢留而不竭肝膽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憤不但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

初乞終制疏

寧前等處兵備管屯田馬政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今丁憂袁崇煥爲君恩當報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容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事該臣以寧前道於前月二十二日接家報臣父袁子鵬於七月初五日以疾殁里門當即申報督撫隨蒙撫院批允印交關內道副使劉

詔署掌臣卽移會戶部管餉員外唐登儁及關內道又牌行各廳陸運同知毛宗萇等查有本道經批不明錢糧可乘道在任查明隨經員外唐登儁等回稱並無不明錢糧各廳俱有甘結隨卽粘連印結申報各督撫餉關衙門奉閣撫批允離任已於本月初二日長行比至豐潤縣接郎報該總督薊遼吳用光題爲前衝缺道藩籬頓虛懇乞聖明就近允補以濟急需事奉聖旨東事殷殷寧前重地袁崇煥不准守制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竊謂臣小臣也以知縣而擢用則皇上特旨之所寬也山右道公錯而被糾則皇上特旨之所寬也茲奪情又蒙特旨矣從來外吏所無之殊遇萃臣一身臣卽捐糜何足云報尙有可愛惜之膚髮乎惟是奔喪報本萬世不刊之典故丁憂爲守制之所定而不可踰易也先王以孝治天下孝之爲言教也又考也教天下以孝而治成也我皇上德隆虞舜化比成周正以孝道致治三年之愛一本之恩度越前代奚獨以邊徼小臣限之以守制之情貽之以終天之恨固將爲封疆計也然臣已在關上四年矣熱心自許力阻時違毫無建立雖皇上不以爲罪臣心則以爲慚卽無憂當去況大故相推哀毀之過神情忡悼方寸無主安足以再辦機宜骨立形消卽拜起俱倩人扶此畿東府縣官所見者安能馳驅戎馬如前日益勢無可留而臣之情不容已又力不可支徒棄禮廢法以速罪戾此臣義之所不敢出也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夫家變突遭臣一刻難安而縮地無術一已之私又不敢
控之皇上者也伏乞皇上察臣烏鳥至情容臣回籍終制
臣倘不從先臣地下過此有生之年皆皇上犬馬之日也
臣外吏也例該呈撫院代題但臣已繳過印敕趨程在道
爲此具本差家人袁相恩具奏臣無任哀懼迫切之至

再乞守制疏

臣於本月十二日奏爲君恩當報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
容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事奉聖旨邊疆重任袁崇煥
著遵前旨照舊供職不必再陳該部知道欽此竊惟臣何
官也而再辱皇上之明命將趨蹌捐糜之不暇何敢再陳
但守制大典至大典之不克遂則曰奪情夫情而奪之事
爲拂經心爲殘忍殘忍拂經尙何顏以抗于將吏之上軍
中少長有禮吉凶以時臣先爲不律之身執何紀以律兵
士而天理良心寸衷有赫臣亦欲奪情而情之不可奪者
已煎灼于臣之肺腑矣況臣絕裾以出臣父再見無期舐
犢之恩憂鬱而沒臣父之死因臣而臣之身不還之於父
令其九原貽痛仍是望子之魂一夫足關天地之和是父
是子遂不足動皇上之惻隱乎若從封疆起見代臣者壯
心偉略過臣數倍閫督撫之爲封疆計當不後於皇上若
敵情之急臣必衰服臨戎自不能去焉用皇上之督促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廣寧初潰之日皇上何嘗督促而臣自匹馬遄行身既在
朝爲臣死忠業已蒙皇上之許可今終天之恨爲子死孝
獨不蒙皇上之矜憐如使臣還任而有補也臣亦何惜裂
此身之檢以爲皇上驅馳但聞訃至今淚血已枯氣息將
盡卽勉强撐離魂之殼以回車終必哀毀憂思而待盡皇
上留一死臣以在邊用而不得用何如放一生臣以還里
不用而後日仍用之此臣極悲極苦瀝血而再控之皇上
者也臣豈不知身位微薄不宜再瀆天聰然悲從中來遂
已冒皇上之斧鉞矣伏乞皇上孝思還布恩恤臣私容臣
回籍守制用其身而且燭其隱天下將仰明主之能曲體
臣私應馬骨以來者不期而至矣臣再冒天威不勝悚懼

隕越之至

三乞給假疏

爲仰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察臣心曲存孝道事該臣
於本月十五日奏前事奉聖旨袁崇煥身任疆場本朝原
有起復故事如何堅求守制顯是避難推諉姑不究還著
遵屢旨行不必再來瀆擾該部知道欽此除臣力疾設香
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竊念皇上刻意求治簡賢擇能凡叨
任使之榮俱慶風雲之遇尚有沈抑下寮欲效犬馬而不
可得者臣三奉明綸委任愈切若不當去而去與當留而
不留臣無論負明主且昧本心將狗彘不食臣餘矣但奔
喪爲守制不奔喪爲奪情制定於天安可以人亂猶情根

於性豈得以事移亂制拂情必無法之地與無人之野而後可容臣待罪監司詰戎有責顧亂制拂情何官之能做語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臣今守制奔喪猶天啟二年之策馬出塞也彼時臣敢以父子之私而緩視疆場之急皇上將禁之不令往乎今敵情稍緩屯種有方臣得以離任之日值茲大變又無容臣不離任之時奪情往或有之然皆苟且功名甘蒙清議臣素知大義忍逆天常此制之萬無可留者也若臣之情愈苦矣臣自萬歷四十六年以公車出幸叨一第即授令之聞離家今七年矣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燦喪矣嫡叔子騰喪矣堂兄生員崇茂育於臣父爲猶子者今亦喪矣諸喪暴露各有家口俱待食於臣父

臣父非有厚產不過終歲拮据今臣父已矣止一幼弟崇煜少不諳事諸一切生待養而死待葬者俱靠臣一人臣自爲令至今未嘗餘一錢以負陛下昨聞訃之日諸臣憐臣之不能爲行李自閣督撫以下俱醵金爲賻臣擇而受之束裝遄歸以襄臣父大事此外如臣叔臣兄死爲之葬生爲之安臣養不及臣父猶不致貽臣父含痛九原此臣明發血心又甚於不可已之制者也披瀝再陳未蒙俞允自維封疆小吏力薄誠微生殺去留惟皇上所命皇上綱常名教主尊皇上即所以重倫常此臣所以不敢再求終喪而轉求給假者蓋情之萬萬不獲已者也伏望皇上孝治天下仁及南荒下部議覆姑准臣給假回籍臣鄉九千

里百日可到往還二百日又以百日襄臣父窀穸之事并經紀叔兄暴露未葬之三喪凍餒無依之八口臣即策馬前來計此時皇上天威廓清邊塞而經營疆理尚自需人臣更不敢圖官爵舉家屯種可佐軍儲此臣狗馬之心矢之天日者也如皇上封疆念重不容臣守制又不容臣給假臣再敢有詞哉惟抱臣父之靈於通州泣涕以死與生魂相依於地下皇上即責臣負恩臣知罪矣爲此具奏臣三冒天威不勝死罪之至

奉聖旨袁崇煥不以君命爲重連章瀆擾還著遵旨供職不准給假該部知道

遵旨同任兼陳時事疏

爲直剖終喪之苦心乞示奪情之變體以明臣節事該臣奏爲仰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察臣心曲全孝道事奉聖旨袁崇煥不以君命爲重連章瀆擾還著遵旨供職不准給假該部知道欽此除臣於通州驛舍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切惟臣控皇上以不可已之情而皇上臨臣以莫可逃之分一而再再而三臣辭之窮而心已苦矣敢更有說以冒天威故於是月二十三日聞旨兼程以東惟是皇上之屢旨嚴切一則曰寧前重地再則曰封疆重任三則曰身任封疆皇上已置臣無可卸責之地臣安敢自爲卸責況起復奪情臣負莫測之罪惟樹不朽之功始足以贖之臣非一力擔承安可勉圖不朽臣任矣又無容臣不

任也臣又不能與不應手之人而任尤不能舍應手之人而任矣若罪過委之於人任事之心非篤成敗聽之於數報主之念未堅臣耿耿血心之死靡二臣任之非但謹守牽前而已也必將整練兵馬恢復侵宇撫循屯種以天下復遼東以遼東還天下而不敢疲天下以事遼東容臣同關與同事鎮道協將仔細商量畫一成謀請於撫院撫院會閣督二臣以上聞物料而分毫之不爽作止而時刻之不差皇上集諸臣廷議除關上已有者不贅若急需而未有者應調發速爲調發應接應速爲接應應措處速爲措處若有未當不妨往復斟酌各盡所見勿有後言規畫已定卒責成功如與之以必需責之以不容諉然後按期索效倘遷延觀望爲而無成皇上則執臣與在事諸臣戮之於邊以爲孟浪談事者戒仍懇皇上恪恭震動於上在廷之臣與在邊之臣方凜然戰懼於下內外同心上下相得合天下之知勇爲知勇通一鎮之忠義爲忠義車攻馬同兵精器利一鼓蕩平復全遼之土疆舒中朝之積憤以成皇上一代中興之治此臣之上願而鐫勒肺肝者也若閉關而守無名示弱臣不能任也虛憍以逞失事廢時日日延挨日日恢復日日恢復日日延挨九宇之物力無多在邊之歲月偏促老師速禍臣不敢任也此中鋒鏑之場勿以爲功名之地遼陽廣寧皆緣文武官多不和而敗關門向因樞輔一手握定而存遼東監司有副使劉詔與臣已

足爲用亦極相能如又更設多官前覆可鑒臣不能任也
軍中糧餉爲先按時以給如今之給發不以時東那西借
馬死軍逃臣不能任也臣兵備監軍原自有體其不得勉
之局中猶不能逃之局外若將吏之更置不得知兵馬之
虛實不得問臣不能任也皇上既畱臣身則當用臣言如
以爲迂而無當不如及今允臣回籍守制若至被譴求去
將去而傷皇上知人之明乎抑不去而聽此身與封疆之
俱壞也此臣三載深心二十年僻學若胸無成算不敢浪
任一身之死生易了封疆之得失攸關臣向在任時欲姑
待之今已無可待也及離任時已釋然置之今又無可置
也臣自爲計如此邊上諸臣亦當各自爲計亦卽皇上之
自爲封疆計也若夫奪情起復何官之例可援東事平復
奏凱而還仍當放臣回里終制偶一行之他日必有引爲
例者關繫微臣名節者小關繫皇上政體者大臣不敢苟
焉默默已也伏乞皇上立刻下部作速議覆俾臣得早爲
遵行以便任事倥傯之中不容半刻擔遲者爲此具奏臣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奉聖旨袁崇煥遵旨回任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啟六年四月初五日謝守城有功賞賜疏

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
爲守城皇賞已頒闔鎮嵩呼恭謝事該臣等待罪遼寧正
月敵舉大軍西渡遼河右屯松店凌河如入無人之境二

十三日抵寧遠既八載無井蛙敵手兼兩河有風鶴殘魂但能誓死以求生誰敢必成而無敗自非皇天助順列祖式靈聖祖勵精羣賢集策豈臣等庸孱之將吏龐雜之兵民遂可保四虛無援之孤城却百戰不摧之强敵也實是天功寧爲己力莫非臣分敢望君恩而皇上遠念危疆特頒珍帑河山依舊乾坤滿布歡聲壁壘聿新雨露盡生春色衡緩急逸勞異等僭尊卑存歿同霑賞必當功情仍配法務使皇仁有勇漢關雞犬無驚帝德生威遼土烽烟悉絶除編造文冊另行奏繳外合先稱謝臣不勝感激鼓舞之至爲此具本差官徐樹聲賫捧謹此奉聞

天啟六年六月初十日謝陞蔭疏

巡撫遼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奏爲三懇天恩辭免陞蔭以安愚分事該臣於寧遠之賞再疏控辭奉聖旨存城退敵陞蔭酬功原不爲過何得屢疏控辭宜卽祇受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望闕叩頭謝恩外其何敢復控惟是賞視其功受準于量如臣藉將吏軍民以守有寧遠此自臣子本等職業何敢言功竊計東事從前之壞半由官爵濫而法紀蕩如漢帝登壇一拜捐金不問遂爲振古美談我皇祖皇考暨皇上任人於東事節鉞而蟒玉百萬數十萬惟其出入不一而足八年中所就僅若此千古任臣之君至皇祖皇考暨皇上而極千古負君之臣至臣等而極臣每一念及此合愧無地尙敢望賜

乎況臣由按察使躐而巡撫賜且已多查臣同籍諸臣參政而副使且寥寥臣已越級而踞其上再加樞貳而世及臣實厚顏皇上卽不忍視臣爲饑鷹自處敢餒於飲鼠且武人奔競少堅立便欲厚遷稍不合輒思激去要挾朝廷開釁同類令邊疆始終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處於恬何以消諸將之競兎臣原無富貴之心又皇上所鑒也伏乞收回成命允臣辭免俾臣之偏心不累於富貴得與將吏再奮功名皇上之所以待臣應啚餘地也臣不勝悚切待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官楊名煥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奉聖旨袁崇煥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爲過乃三疏揑

辭愈徵克讓還著遵旨祇承該部知道

天啟七年六月初六日錦州報捷疏

欽差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從二品服俸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題爲仰仗天威退敵解圍恭紓聖慮事準總兵官趙率教飛報前事切照五月十一日錦州四面被圍大戰三次三捷小戰二十五次無日不戰且克初四日敵復益兵攻城內用西洋巨礮火炮火彈與矢石損傷城外士卒無算隨至是夜五鼓撤兵東行尙在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收後太府紀與職等發精兵防稍外是役也若非仗皇上天威司禮監廣謨令內鎭紀與職率同前鋒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等扼守

錦州要地安可以出奇制勝今果解圍挫鋒實內鎮紀苦心盧戰閫部祕籌督撫部道數年鼓舞將士方能保守六年棄遺之瑕城一月烏合之兵衆獲此奇捷也爲此理合飛報等因到臣臣看得敵來此一番乘東江方勝之威已机上視我寧與錦孰知皇上中興之偉烈師出以律廠臣帷幄嘉謨諸臣人人敢死大小數十戰解圍而去誠數十年未有之武功也但事變無常臣一面行令諸將戒嚴恐其以退誘我先此具本題知

天啟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乞休疏

奏爲積勞病劇不能供職伏乞允放狗馬餘生勿誤封疆大計事該臣以一介草茅遭遇聖明拔之邑令之中與之以兵戎之寄六年於茲疆土未復爵級日增虛冒爲愧去春一守今夏一戰雖少效犬馬微勞然皆同事內外文武諸臣之力臣碌碌其中方欲再竪尺寸以報皇上之知遇而福過災生自春月以迄於今無日不病前疏已控祇緣邊方有警勉强支持今事平而病愈不可支瀉痢交作飲食斷絕延醫診視皆謂積勞血耗脾胃乾焦若不及早謝事調理入秋肺金泄盡脾土之氣必無起理念臣報主情深即身殉於遼職也敢愛其生何忍言病但病不可痊又不速斃以不倒不活之身廢時誤事今兵威稍振亦當妨敵再舉且言取我之禾七月初即至爲戰爲守戰則死戰守則死守十分强有力尙不足以支況臣病骨也伏乞皇

上早爲封疆計容臣休致速簡覽賢能以便交代則皇上之成臣生臣者小而爲封疆則大也臣不勝悚切待命之至

奉聖旨袁崇煥拮据封疆勞勛可念疏稱抱病情詞懇切準其回籍調理敘功之日另行優錄寧遠妨敵再逞料理需人員缺另推來用該部知道

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

慨自戰守乖方屢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調南北水陸舟師謂爾乘船如馬遂調之來爲進取也據爾等間關遠至豈不欲滅此朝食一帆而金復歸再帆而黃龍掃哉奈未盡其用而敵卽來沍寒之月冰結舟膠窘爾之所長烏得不及於難說者謂謀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勢以十八萬而臨數千之水卒卽臧可奈何而爾等計無復之憤然以死畧無芥蒂視當年之棄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將畧爾罪而嘉乃忠請命於天子諒爲之恤所以不沒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靈之所灑蕩也望故鄉以何日卽轉劫而無期苒苒遊魂何不相結爲厲殲讐洩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爾其勉之不腆之奠涕與之俱尙饗

募修羅浮諸名勝疏

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卽一邱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

公車强半在外足跡幾遍宇內而羅浮洞天去余家不下四十里竟無暇盤桓其中徇外忘內余罪也去冬余告歸方謂築室其中爲終焉之計未抵家而明主促之再出使者絡繹道路兩旬席不暇暖又塞上征夫矣其尚得與山靈作主人哉山中道士亦悵然於余之行因林凡夫丐余言於募疏以風好善者時車馬僕夫旁午戒行何能爲應抵關上而友人鄧伯喬李烟客請歸烟客向與家緒仲宗伯謀興構山中各院洞宇脫者新之其空曠處阻遊人趾而不能徧取諸勝者各爲亭室以通之余嘉其志而爲之言曰羅浮在宇內二十四洞天中載出丹書石室甚備緣僻居南徼遊人鮮得過而問之宇內若不知有山靈而山靈則能貞之宇內也蓋山以靜爲體無所擾之自止於寂無所混之常依於靜山靈又何樂乎多方黠綴以減其天眞耶烟客曰自有此山以來其中爲山護法不知幾何許菴堂觀院成而毀之不知幾許山靈俱以爲過眼之空花浮生之泡影吾以了吾念且借山靈以合大緣於世宙終南非捷北山不移何足爲山靈重庶不爲山靈累也余笑謂之曰山之人爲仙仙者長生久視而今仙人安在哉則仙之亦歸於盡明矣惟山終古以長存則人靈不如山靈然山常艮艮常止止得其爲山人旅生旅死不失其爲人余又以山靈之不若人靈也靈與不靈吾安從辨之不若兩忘而化之於道至重興福地普納有情無爲而爲所謂

吉祥善事也人不山耶山不人耶都不必計願有志者勗之

募修羅浮諸名勝跋

李烟客偕伯喬歸興羅浮有日矣余其何能忘因憶昨來與伯喬過曹溪寺僧告我云憨大師入寂時曰我三十年後還以宰官來此修大殿余笑之曰是和尚癡矣何不曰願得有情重新紺宇不必生出哉余將爲之所余至遼東一日與李上人言及此事憶以爲身上不了者上人曰宰官差矣何不轉一語曰願得有情完此功德又何必宰官乎哉余頓足而懺悔於是悲我見之難空今烟客南歸爲羅浮計而余無所助一一聽之則又落人見矣夫以隔四十里之名山不能一效其款款而萬里之醫巫閭忘身殉命務必得此而後快余媿也然地有南北山之靈山之性何分南北則醫巫閭未始非羅浮也則用心於醫巫閭與用心於羅浮無二也則烟客與余二身也一心也一心而兩山也不隔也異日自見之自如子同日又跋

重建三界廟疏文

予里中崇奉三界廟其神出自粵西考神所自亦無徵焉說者則以爲出自潯之貴縣馮姓有無姑勿論蓋人之精靈爲神中庸曰至誠如神禮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孟子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其結根在於善信則人與神也二

而一之一而無容二也惟人自形生識構與物相逐障翳其靈而莫通者於是乎善淫之莫辨遠生之道卽死之途終身瞶瞶五官無主一形爲虛尸而行肉而走無復人理於神不綦遠乎是以人不靈而神靈猶也三界者何蓋天地人爲三界人情顧目前不顧身後見人而不見天嚴於人所見而不嚴於人所不見者此中定有神以通之以起人之儼若思而收其邪穢兒一念誠則鬼神可質妻友倍親以至山河天地昆蟲草木俱法身變現之界却在眉睫一念僞則藏頭掩面無地可容神魄俱爲胡越安所得遊於三界之中而無拘無礙哉知此可以知神矣可以知神之所自矣且不必問神之何氏何始矣且可以事神矣吾鄉居俗儉而樸恂恂而與藹藹以至守望助而有無通尙古道之未泯故不爲神之吐棄事三界神七十年如一日人習而神安之有情必告有禱必應不啻子孫之於祖父有由來矣但廟之狹小而湫下神卽不擇地而棲人可棲於陋乎適予請告以還同鄉諸父老青衿合謀爲一鄉之善事首以廟請將三棟基址新而大之索言於予余敬神而重人許之但工費浩繁於遞年所積廟食銀可三百金此外則資之本鄉之題募蓋人之私至財而極苟語人以公而不私其誰信唯詔之以奉神而祈福其或重於此而輕於彼遂不復慳吝是由一念之重而推之以至重之極則無不重而信也善也美大而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神也無所不重由一念之輕而推之以至輕之極則無不輕而財也物也身家而性命也無所不輕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相親相比爾無我猜我無爾虞人人神而脈脈天涯南一片土即清都紫府矣其誰非遊華胥汾穆哉本來無禍何必免禍福且無用何必妄求予操券以俟諸善之同歸矣是爲疏

率性堂詩集

下第

遇主人寧易逢時我獨難八千隣客路三十尚儒冠出谷鶯偏媚還枝鳥亦安故園修竹在歸去想成竿

秋閨賞月

戰罷文場筆陣收客途不覺遇中秋月明銀漢三千里歌碎金風十二樓竹葉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頭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鑰蟾宮任我遊

話別秦六郎

海鱷波鯨夜不啾故人談劍劇溪頭言深夜半猶疑晝酒冷涼生始覺秋水國芙蓉低睡月江湄楊柳軟維舟自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作賦非王粲憂玉鳴金有少游

過訶林寺口占

四十年來過半身望中祇樹隔紅塵如今著足空王地多了從前學殺人

度庾嶺

客路過庾嶺鄉關漸已違江山原不改世事近來非琵豈齊門慣人寧狗監稀驅車從此去莫作舊時歸

歸度庾嶺步前韻

功名勞十載心跡漸依違忍說還山是難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數卷封章外渾然舊日歸

南還別陳翼所總戎

慷慨同讐日開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麋鹿還山便麒麟繪閣宜去留都莫訝秋草正離離

邊中送別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杖策必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爲封侯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山海關送季弟南還二首

公車猶記昔年情萬里從戎塞上征牧圉此時猶捍禦馳驅何日慰昇平由來友愛鍾吾輩肯把鬚眉負此生去住安危俱莫問燕然會勒古人名

弟兄於汝倍關情此日臨岐感慨生磊落丈夫誰好劒牢

騷男子爾能兵才堪逐電三驅捷身上飛鵬一羽輕行矣
鄉邦重努力莫擔疎懶墮時名

偕諸將遊海島

戰守逶迤不自由偏因勝地重深愁榮華我已知莊夢忠
憤人將謂杞憂邊釁久開終是定室戈方操幾時休片雲
孤月應腸斷椿樹凋零又一秋

呈詞

具呈欽賜翰林院檢討梁朝錫原任翰林院檢討盧應原
任河南內鄉縣知縣鄧大經原任湖北竹山縣王文冕原
任山東費縣知縣羅學洙原任順天府保定縣庾賡堂原
任借補恩平學訓導阮學海舉人張從泰鄭才張如川陳
昌言溫濯修張創之副榜李光照歲貢張駿蔡鑑湖優貢
陳桂芳貢生蔡應雲尹之垠張得眞張烈廩生張文楷盧
鳴盛簡居敬張嘉寶黃卷庾翽劉敬誼陳英羅緯黎垣生
員李捷見李朝喆丁時成丁夢松丁兆龍周天璆鄧應熊
周一鳳丁昌期李肇莘李似雲廖漳朱華彭士楷何文波
葉錫璋馮思淳劉逢清陳書濤陳躍濤羅學昌羅學炳李

湘蘭蘇紹洙蔡榮春庾扶輪祁聯奎孫養中梁福何青張
作霖張淇林洪謀林澧林瀚源何玉衡何大森張祖顯葉
罕儔劉戴禮張瑞熊張思齊尹步青張鴻業李性劉藻鍾
承恩石輅張維張桂遇張若珠張中選張遴張文采張包
家張應蘭張錞李文錦黎民仰陳豐湖陳大基陳瑞陳璋
馮朝安翟琮陳耀邦監生李克敬李文朗李大猷尹朝紀
李士英陳珖尹鵬舉李志李兆元林鴻華蘇燮陽庾蘭堂
庾春華孫國望林汝堂李清印陳大觀張會龍鄧焯俊張
鍾岳尹安瀾等
呈爲德昭純白業係安危公論已彰明禋允合乞具文詳
請題準鄉賢從祀俎豆有光輿情共愜事竊惟盛德可傳
用申妥侑殊勳莫匹應薦明馨伏念本邑前明萬歷己未
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太子太保賜蟒服督師袁崇煥星
躔異稟嶽降殊鍾學富春華少裕壯圖於泮璧氣橫秋鶚
長抒素蘊於宮壁折桂廣寒早向鹿鳴列宴看花上苑旋
觀雁塔題名劇縣剖符邵武羣歌來暮琴堂製錦任餘同
切去思雖暫試於牛刀風行萬戶絃歌處處歎陽春有脚
原未展乎驥足聲動九重綸綍人人知大德不官乃遵大
計以入朝卽受主知而特拔初授職方主事補牘紫垣之
內正氣回天旋擢寧遠監軍游刃青瑣之班忠聲動地爾
時遼陽孔亟仕宦皆視爲畏途深嚴澄清獨伸其素
志於是由僉都御史驟而遷部院中丞不惟嚴疆遼薊聽

其便宜即至諸路援軍憑其統轄歷觀運籌帷幄之內彷
彿孫吳折衝疑難之閒依稀韓范固棄一身於度外不避
烽烟亦委百口於軍中與同生死時而一聲霹靂巍然壯
萬里金湯時而三鼓崑崙屹矣樹全遼保障時而聲色不
動關內外若坐磐石之安時而變化無方朝君臣共倚泰
山之重是以宣威各鎮俾寧前一帶三百里之城隍已復
舊觀功冠諸軍即塞外長城億萬家之子遺獲存餘息是
則狂瀾將倒賴砥柱於中流大廈方搖寄棟梁於巨木夫
惟功勳第一九重爰托以腹心膽畧無雙諸將獨尊於方
面洵所謂在公之事知無不爲報國之心死而後已豈特
昭一時之偉望實足爲百世之儀型者也況建大功而不
有故堅辭蟒玉益精謙德之光亦受大怨而自甘故陰受
謗疑更昭臣節之烈我
聖朝纂修明史褒揚節烈既成千秋實錄見此志之無他
追溯前勳復沛曠代
殊恩使斯人之有後允矣立德立功生既標芳於朝野洵
乎矢忠矢孝歿應隆祀於膠庠錫等同出懿好之誠上遵
表揚之典合詞籲請聯造公庭伏惟仁憲主持風教冠冕
人倫懇恩具文詳請列憲俾照勸善之條準配鄉賢之祀
庶忠良雖往獲陪禋祀於泮宮鼓勵無涯長樹芳型於奕
禩矣

嘉慶元年十月　日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奏稿

禮部謹

題爲遵

旨議奏事禮科抄出廣東巡撫陳大文疏稱前明故臣袁崇煥係廣東廣州府東莞縣人由進士授職知縣擢任巡撫歷晉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督師駐軍邊塞中外宣猷忠貞矢志詎料謗疑競起竟至重辟慘遭欽奉

上諭已荷

殊恩恤蔭應請入祀鄉賢以勵風化除冊結送部外臣謹會同廣東學政臣恭泰合詞具

題伏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謹
題請
旨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該臣等恭查乾隆四十八年欽奉
上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
時主闇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其
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該撫查明具奏等因欽此欽遵
在案今廣東巡撫陳大文以袁崇煥題請從祀鄉賢其生
平事迹曾邀
聖鑒
特恩予以卹廕請準其入祀鄉賢以光祀典理合專疏具
題恭候
命下臣部行令該撫遵照辦理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奉
旨依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袁督師事蹟

譚瑩玉生覆校

右袁督師事蹟一卷　國朝無名氏撰按是書首明史本傳次白冤疏次磯聲紀次漩聲紀次剖肝錄次遺文次率性堂詩集而以嘉慶朝請從祀鄉賢呈詞奏稿終焉亦隨手掇拾而刻成者前明至崇禎朝朋黨之風益熾督師忠而獲譴痛甚於檀江州岳忠武而是非蜂起朝論沸騰迄無定議野史所記如烈皇小識謂崇煥原知遼不可復冀以款羈縻歲月耳觀其舉薦王象乾意可知矣又謂崇煥出關上召問方略以五年爲期及履任覘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嘛喱僧欲解文龍議以就己堅持不可嘛喱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我可以收功又謂崇煥雖名入援不敢一矢相加遺兼出言無狀戶部尚書畢自嚴至橋舌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能下舉朝皆疑之幸存錄謂崇煥無可卸責一至甯遠遂爲講款計又謂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拜爲同盟肝腸頗熱爲閫中縣令分校闈中白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絶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甯遠之捷實爲有功遂自矜爲必宜講和了無成算至明季北略袁崇煥守甯遠一條陛見一條謀殺毛文龍一條俱有不滿之詞至逮袁崇煥一條謂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閒叫聲不絶半日而止所謂生剮者也又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肉悉賣盡則理外之談恐無其事又毛文龍入皮島一條安州之戰一條鴨綠江之捷一條均極推重至謂屯田主事徐爾一在籍嘆曰遼左興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略楊鎬則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未有如毛帥開鎮九年護持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則文龍固有功無罪者耶然如天香閣集劉愛塔小傳稱愛塔素有歸朝意東江毛文龍招之爲人所告將殺之泣諫乃免文龍又使人鉤之愛塔至東江會文龍被害馳謁閣部孫承宗大喜易名興祚則文龍亦匪全不知兵者善乎明史本傳稱我　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又稱我　大清設閒謂崇

847
236

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帝信之不疑又稱劾煥誤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則督師之功罪不已昭然若揭哉庚戌夏盡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